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 / 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補編第五三冊目次

如面譚二集十八卷(二)

〔明〕鍾惺輯
明刻本

一

精選當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八卷首一卷

〔明〕許以忠等輯
明萬曆金陵書坊刻本

七五

憑山閣留青廣集十二卷

〔清〕陳枚輯
清康熙十八年刻本

二五七

如面譚二集十八卷(二)

〔明〕鍾惺輯

明刻本

中山大學圖書館南開大

學圖書館藏

景陵鍾 惺伯敬父纂輯

文學門

文有光明眼藥方

近與諸公談藝。贈一光明眼藥方。蓋虞主司眼力不同。而勸士子以妙文作妙藥。開之也。凡三劑。一曰托神。凡議論識見道理。須托出紙上。使覽者觸眼便豁。如摩尼珠。如明月光。不令其低頭回思想。破題入題處。猶是空青一點。空青藥名。點眼能使盲者復明。一曰如面談二集 卷十三 文學

通氣。凡筆陣氣機。隨手掃來。隨口讀去。條達飛動。不打口吃。不聲齒牙。如走馬。如流雲。又如順風之帆。一息千里也。起繳過接處。猶是金針一度。詩曰。出從君看莫托。金針度與人。一曰現色。凡落句下字。皆眼前通

用古人文法。及今名家短俏俊拔之調。頓挫鏗鏘之韻。勿陳腐。勿冗長。勿沉晦。勿崛強。令覽者如聞清夜鐘。如攬赤城霞。赤城山在天台山。石皆赤色。與朝霞相映。壁立如城。孫綽天台賦。赤城如逢采蓮美人。自不忍放手也。其奇震起而見。標如逢采蓮美人。自不忍放手也。其奇題中字面。揚題外韻折。猶勝琥珀散總之以清心。

為君逸興。為佐神氣。為水煎煮。通徹為候。反是。即有沉深精義。絕妙好辭。鬱滯不伸。長漫不掉。吾又不見吾美好。而適以蒙主司之疑。反自掘一料毒霧昏瘴之藥。於主司無豫也。敢以此方為同病相憐之助。

論文大略

文章之道。為物鉅而厥理細。得之有分。合之有神。收之欲博。裁之欲精。模古欲法。自鑄欲新。程體欲整。盡變欲化。金石宮羽。不必合而期於諧。榘梨橘柚。不必同而期於適。味雖不同。而均之適口。決鴻蒙之前。步泰媪之外。闖虛無之窟。集毫芒之端。神凝精注。久而混冥。歲煉月磨。忽而瑩徹。其難若此。詎佻薄之夫。可以獵取為也。

文貴善學

士人之文。猶婦人之步乎。縮武跋躅。非不佳妙。終覺羣感。曳裾緩步。徐疾有節。逸態橫生。故越王得西施。習步三月而後進之於吳。越王勾踐得西施。習步三月而後進之於吳。於浣紗今之學。輕稜之步。於秋香閣用范蠡。計而進之。於吳王夫差。嗚呼。為文至此。有不足

當為君王者哉

文貴多識

世每見奇文異賦。輒美曰殆不從人間來者耶。不知天下未有不從人間來者。大抵能讀千賦。則能為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文貴奇正相生

今夫天有揚沙走石。風狂則有和風惠日。今夫地有危峰峭壁。則有平原曠野。今夫江海有濁浪崩雲。則有平波展鏡。今夫人物有戈矛。器叱咤。怒聲則有

如面談二集

卷三 文學

三

俎豆。器宴笑。雅斯物之固然也。藉使天一於揚沙走石。地一於危峯峭壁。江海一於濁浪崩雲。人物一於戈矛叱咤。好奇不太過乎。將習見者厭矣。文章大觀。奇正離合。瑰麗爾雅。險壯溫夷。何所不有。嘗試取先民鴻製大作讀之。書如盤庚。禮如檀弓。周禮如考工記。亦云奇古近險矣。而不過偶一為之。其平曠瑩徹。揭日月而臨大道者。固多他如穆天子傳。左國莊騷。秦碑呂覽諸篇。雖云魁壘多奇。而其中平易者。亦往往不少。惟楊子雲好奇。言言

艱棘。其中便艱後世而下。論者為何。嘗記先輩有

言曰。文不奇則庸。太奇則癖。辟如終南懸崖。終南山名

奇矣。然使終日而在目。則厭。不如日月之光也。終南山名

懸壁可蔽日月。江上裂石。奇矣。然使終日而在耳。

豈若日月之光。則聲不如雲輪之奏也。裂石聲響非不奇異。可怪終不若奏雲輪之曲。可入

耳。如必以怪誕險僻為奇。則六籍。六籍六經也之粹白。

漢詔誥之溫厚。賈長沙之浩蕩。賈誼為長沙太傅司馬子

長之疏朗。司馬遷長卿之詞藻。司馬相如王子淵之才俊。

王六朝之語麗。不盡廢乎。六經而下。文俱平正。無奇所以至今膾炙人口。

如面談二集

卷三

文學

四

即天又奚以和風惠日為也。

文貴真奇平

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為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為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杜言語不驚人死

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於旣披啓夕秀於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難哉。自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範之工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

文貴真新奇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近日有一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則尤可厭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止此。世情當出。不如此面譚二集

卷十三 文學

五

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一般。知見一般。度日。衆人所趨者。我亦趨之。如蠅之逐羶。卽此便是小人行徑矣。何貴爲丈夫哉。若不爲所難爲。忍所難忍。此卽如蟬。螿。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暮。願兄具世外眼。勿爲流俗所沉也。如何。

文貴真平淡

文之平淡者。乃奇麗之極。今人千般作怪。非是厭平淡。不爲政。是不能耳。來書云。心厭時弊。思力洗

之甚善。但不可失之枯寂。恐難動人目。此是打門瓦子。亦不可太認真。切忌含奇麗。而求平淡奇麗。不極。則平淡不來也。

文貴善悟

時文雖小伎。然有神機。須悟者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

如面譚二集

卷十三 文學

六

文貴自出機杼

凡場屋中。平者常多。新者絕少。厭常而喜新。賤多而貴少。人之情也。弟竊以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杼自出。爲佳耳。譬如飲食。無論殺蒸。無論蔬菽。新則可食。若稍留時日。顏色不鮮。雖龍膏豹髓。難下箸矣。

文章取法貴真

弟嘗謂少陵真法。魏晉者。坡公真法。班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之多。兼者皆孔子。而面如瓜者皆

士之文章。士之性命也。不一勞。不可以永休。不暫靜。不可以久動。不塵戰。不可以勝。不入重淵。不可以得驪頤之珠。是故精神不可不收攝。志氣不可不發舒。收攝之法。絕嗜慾。省交際。捐除人事。超謝淫朋。耳目無營。合併一路。一日不得。思之積月。一月不得。思之積年。思極而通。鬼神爲助。姑布不必相體骨。姑布古之善相者。詹尹不必拂龜策。鄭詹尹古星家之甲子不驗。星士推筮人所生之。形家之龍穴不靈。甚與家爲人擇墓地得真龍穴爲佳。到此獨達自信。造化都在我手。此亦吾儒煉性立命法也。

如日譚二集

卷三 文學

九

示館中諸生

汝輩做舉業。須先打掃心地。潔潔淨淨。不使纖毫掛帶。然後執筆爲文。不論工拙。定有一段瀟灑出塵之趣。

作文須認題

爲文須首認題。總要以描寫虛字眼處爲生色。譬如掉百尺之帆。特在蓬眼上着脚。懸千鈞之弩。特在弩機上覷的。

論應試之文

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太槩了。卽放膽下筆。縱沒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嘗不曾起蚤。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作鳴。卽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諠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淡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志。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卽起。勿使昏睡。既晚卽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卽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克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使氣輕意滿。

如日譚二集

卷三 文學

十

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

論總課試牘

文如用兵凡以致勝而已。總課之勝欲攻其堅。試牘之勝欲攻其瑕。夫崇嶺巨濤勁將精卒固壘扼險。九天九地必不可入之徑。所謂堅也。攻之道併力而趨與之致死。文若此則理入瑕。首縈之會勢險節短之用。陰陽奇正之相生。乘之道。渾脫而馳疾若無節其致決。文至此則理入而始出。東坡如西譚二集 卷十三 文學 十一

論平日涵養

作文之法在涵養性靈。使心苗嘗活不在躁急心熱欲速求工。在打透檢括。使詞源沛然不在餽飭掇拾疲精役氣。不論作文不作文尋常要凝定心神屏除雜念。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在題目上凝之。久久則文機自活。文竅自通。譬之植木者然。根深則枝茂。乃氣實生華而非襲取也。

與友談文五則

文字不論奇正何如。先以說題透瑩為主。說題既透。然後觀其運用之活與不活。神氣之厚與不厚。然要說得題倒。須先識題。夫有題之皮膚。有題之筋骨。吾舍其皮膚而操其筋骨。故片言而有餘。不然費盡心力。只成一篇訓詁。

文字增一分見。不如增一分識。識愈高。則文愈澹。識愈卑。則伎倆愈多。至伎倆愈多。而品愈下。惟平日善看書。則識進。識進則臨時迅手拈來。頭頭是道。整容歛襟。而談亦可嬉笑。怒罵而談亦可雄猛。如鉅鹿之戰。亦可閒暇。如圍棋賭墅。亦可簡峻。如片言折獄。亦可一滾而出。如萬斛之泉。亦可循規蹈矩。亦可忽入九天。忽入九天。亦可故無敷衍補綴之勞。而神采自王者。無如識其墮落脂粉者。三年而成一葉之說也。

如今作者。盡會弄筆頭。儘會粧點小世界。只不曾另闢乾坤。創個天下大觀。豁人胸槩。所謂另闢乾坤。又非鑿空弔詭。只爭看得破。看不破耳。亦見戲

傀儡者乎。線索在手。則跪拜起立。無不如意。夫題亦有線索矣。其精神結聚處。是也有數句而結聚於一句。數字而結聚於一字者。有本題而結聚於上文者。有結聚於實字者。有結聚於虛字者。有不。在。句。字。之。中。而。結。聚。於。字。句。之。外。者。看。不。破。則。我。在。徽。纏。繩。縛。之。中。欲。左。則。牽。於。右。欲。右。則。牽。於。左。無。適。而。可。看。得。破。時。膽。壯。神。活。兩。翼。風。生。如。庖。丁。解。牛。如。巨。魚。縱。壑。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而。不。爲。破。格。風。雨。驟。過。而。不。爲。傷。氣。直。據。本。質。而。不。爲。少。文。

聖田譚二集

卷三 文學

三

脫胎換骨。前無古人。而不爲離旨。回視淺淺小。巧如置身霄漢。下視塵寰。非無景物。總不入目矣。大抵文字。只看一篇大規模大機軸如何。大段卓越。總字句小疵。不足介意。如神不王之人。耳目口體無恙。長桑君望而却走。則句修字削。而機局不佳之故也。今後直須大大簸弄。儘力與題鏖戰一場。決有日異而月不同處。

文之貴講實。實尚矣。然人但知講之講。而不知以不講爲講。但知實之實。而不知以虛爲實。夫講之

爲講。而實之爲實。說一句。纔是一句。說一字。纔是一字。其於句字之外。已不能通。而於句字之中。又。渾。非。其。解。故。意。不。透。露。而。機。不。玲。瓏。惟。夫。不。講。而。講。虛。而。實。也。而。後。爲。批。大。卻。導。大。窾。而。後。能。極。文。之。致。總。之。貴。論。論。而。不。貴。鋪。排。貴。挾。其。所。以。然。而。不。貴。贅。其。當。然。當。然。者。傳。其。形。所。以。然。者。傳。其。神。鋪。排。者。銖。積。寸。累。而。無。功。議。論。者。挈。領。提。綱。而。了。了。故。一。言。可。當。千。百。言。反。言。可。當。正。言。無。言。可。當。有。言。以。意。言。之。爲。至。實。以。機。言。之。爲。至。虛。至。於。善。

如由譚二集

卷三 文學

一四

用虛。而所謂精深者。澹宕者。皆舉之矣。

凡作性理題。着一句玄遠語。不得。着一句幫襯語。不得。玄遠者。起於光景之未真。而揣摩其近是。幫襯者。起於本質之已窮。而借功於粉飾。若胸中見得了了。自無此弊。至如平淡題。亦須反覆論得痛快。然後看者悚然。大凡平淡題目。自有精深議論。非必每題另出一見。然後動人。

或問詞調之於文何如。曰。詞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着一分詞。便掩一分意思。到時。只須直寫胸

臆家常話兒儘是精光閃爍何以詞爲至於頓措
屈伸自是文中絕不可少然此須文勢大段變化
倏而坦然平麗倏而峭壁摩天起者不得不起而
伏者不得不伏豈區區句字之調爲哉

與友談文

禪家談道怕犯正位但要傍敲暗擊如鳥在松陰
花影獨鳥啼無味矣美人在紫絲步障中獨美人
無色矣有主有賓頃刻萬言有主無賓鐘鼓酒食
皆成尸祭此文章法也

如面謹二集

卷三

文學

五

文貴簡而辯

行文正如人懣事耳敏口者能言其甚敏者能省
言而無費文至於無辭費而工巧裁製之妙靡不
備矣然勿遽爲簡也簡而弗穢去瘠幾何辯甚則
簡特患弗辯骨不腴神不揚無爲也

又

減字則句秀秀則神來色來文多冗句則無可珍
矣文又懼骨立世方煩調促節靡靡相悅而挾獨
絃三嘆其勝之乎

論小題文

蝨必車輪昔有人置蝨於車輪間注目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以此看小題
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小題也如僅
以小兒之穎控空生語頭巾之學假貨雜張不則
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敷數帶雖玄黃
炙轂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又

蒙士不解作小文大約氣力窘束爾陸士衡云精

如面謹二集

卷三

文學

十六

鷲八極心遊萬仞文章家開此胸襟便如維摩丈
室間容八萬四千獅子座也凡小題勢欲開心欲
細識欲大氣欲克題欲故宜開題粗故宜細題局
觀故宜大題嚼蠟故宜克若不向通章題意領略
便如孟水盆石決無吐霧興波之理

作文須翻盡窠臼

文不翻不奇不翻不新篆籀翻蝌蚪征誅翻揖讓
皆翻也翻則如空中樓閣八面玲瓏無纖毫窠臼
作文須要才情雅

聽我搥羯鼓。秦胡箏。以自爲惟快可耳。其實堂上堂下。一切鏗鏘之音。叩之杳如也。歷下諸公。去堂上堂下。既已遠。而又嫌羯鼓胡箏。頗近戎樂。乃張犂戟。手立四通。入達之衢。而叫號之曰。大丈夫寧爲雞口。毋爲牛後。蘇秦說韓王曰。諺云。寧爲雞口。毋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拔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猶爲大王者之賢。言雞口雖小。猶能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者。吾不能隅坐而聽。成英韶濩。則徒歌徒粵而已。石公駭而嘔噦。乃爲言曰。堂廡外隙地尚寬。眉山已構一軒。據南面而饗。笳鼓之樂。物必有配。數必有偶。徒

如南齋二集

卷三 文學

十九

歌徒粵。不若共唱共和。是將有待而興者也。於是乃以鬼怪禪悅之文。長而身爲之亞。樂工抱器而進。姑將觀焉。第所奏多楚國之巫音。巴西之妍唱。輕薄少年。不知其淫於聲。而害於德也。聽而忘倦。溺而不止。究將與天下而習爲淫聲。則羊舌大夫昔有操羊者。以羊頭遺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操羊者事餘。追問向家。驗羊頭肉。都盡。惟有舌在。國人咸異之。所稱公室。其卑乎。僕生平不屑爲。唐以下詩。兩廡中。當有坐位。久而升堂。亦未可必。然而逆知其非門。墻外入矣。其所開必堂上堂下。

之音。亦逆知其非戎樂。非淫聲矣。若讀詩者。誤認石公爲眉山。又認眉山爲少陵。而究且認凡侍二公之側者。無一而不爲少陵眉山。則上林所稱狄鞮之唱。靡麗爛熳。君子弗聽也。吾輩可甘爲俳優哉。

詩不在泥核事實

一巴蜀也。斬子魯曰。從今莫問西來雁。縱有風翰不到川。高伯宗曰。此去逢春多塞雁。莫言巫峽是天涯。二君何矛盾乎。楊子有譽其矛者曰。于矛之利。能殺人。有譽其盾者曰。于盾之堅。必無殺。人或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所謂大則須彌。小則芥子。借意立言。惟在典像偶合。區區事實。無暇計耳。必尋真核實。癡人前說夢矣。

如南齋二集

卷三 文學

三

詩貴理會要到

看來詩真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脈絡緩急浮沉。當理會處。一一俱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得也。

詩不能捨筏登岸

詩家有舍筏登岸之說。何也。卽空同所云擬議以

成變化之說也。蓋詩之變化猶大海然。假令不着擬議如捨筏而登。則折芾而渡。洪波達摩祖師乃也。自梁帝大通年間折葦葉渡江。擄佛家十八祖履西歸。面壁九年。乃得道。端坐而逝。豈不神異。然可概望之當世哉。大抵從擬議入者。雖依然後

中人。特其洞沿既久。覺三神山金殿樓閣。雖未能至。猶恍惚覩之。否者終為望洋而已。莊子河伯至北海望洋向

平而嘆曰。今我睹子之無窮也。非至子之門則殆矣。吾嘗見笑於大方之家。洋水流貌。又海名。設有人見大海茫茫。恐隨波而入尾閭。海水所滙處一名歸墟。難返。掉亟向侯得亭下覓一陸路而通之。而

如面談二集

卷三 文學

二二

彼業從澎湃中。信風揚帆。則較之僅僅覓路者。不幾此岸自此岸。彼岸自彼岸。與彼岸梵云波羅密之勝之地謂人而如此。必當懊悔捨筏矣。此僕所為。關聾耳以聽。撞洪鐘記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伐大鼓者與。

詩不可不法前人

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惡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涵養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

之一心。因時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雖然。又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遂濶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曹子建劉劉幹李李太白杜杜子美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旨。可勝道哉。

辨詩中性情之殊

如面談二集

卷三 文學

三

不可與境對。思與義有二名。無二義。而分析言之。不幾支離歟。乃詩本性情。僕童而習之。皓首勿廢。僕所惡。正惡夫非性情。而托之乎性情者也。願懽娛有懽娛之性情。窮苦有窮苦之性情。然亦有處懽娛而反抑鬱。處窮苦而反恬愉者。則亦性情之變。而未可強人之性情。皆如我之性情也。必謂懽娛之音難工。愁苦之辭易好。竊意人之性情。喜而為笑。哀而為哭。其工者。發於自然。亦發於不得不然。非有強也。而必指何者為易。何者為難。則

世有能爲哭而反不能爲笑者哉。儻舉國而皆爲華周杞梁之妻。哭聲非不振厲。然而其氣凄其節促。其音往而不返。則亦亡國之徵而已。若詩之豐藻。猶草木之有花。遇陽和而盛。遇寒沍而衰。亦物之性情。與詩道不相刺謬者也。如憐衰而厭盛。則必冰崖。必凍壑。而所聞必落葉隕籜之聲。然後快於心。暢於志與。

少陵詩工不在窮不窮

人盛稱少陵詩。謂流離三峽三瀼。間其材亦愈練。如由談二集 卷三 文學

以出境亦愈助以發是也。然但謂少陵詩必窮而後工。則有如少陵而不窮。又不流離三峽三瀼。其詩遂見拙乎。少陵處天寶初。其所涉歷。非樂遊之園。卽慈恩之塔。不然則亦駙馬將軍之亭榭也。其所酬贈。非舊儒之章左丞。卽高才之李秘書。監李太等而上之。則又開府之奇舒。特進之汝陽。王是皆赫赫奕奕者也。而其所交遊往來。非豪飲之八仙。賀知章。汝陽王。張旭。焦遂。卽風流之四娘。時或塗遇之。而態若濃意若遠。則又號國秦國之

麗人。楊貴妃姊妹而繡羅衣裳。照耀暮春者也。當是時。赤甲白鹽之景。未經於目。採椽粟撲。黎藿之事。未經於手。少陵縱欲冥按安所得。酸措大。因避光武諱改秀才日措之語。而稱之。故詩至少陵。窮固工。不窮亦工。未可以始末岐也。

詩不可不法宋

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爲文密於持論而疎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爲決然也。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爲巨濤大海。至其不爲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爲者。未可以妾婦之恒態責丈夫也。

如由談二集

卷三 文學

三四

論詩起句

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